

新 潮 叢 書 第 二 種

迷 信 與 心 理

陳 大 齊 著

序

中國本來是一個科學不發達，迷信極發達的地方，近來加以一班「士大夫」的提倡，迷信便越鬧越盛。什麼「孟聖臨壇」什麼「某君死後，署理東嶽大帝」胡言亂語，說的人自己不覺得害羞聽的人也不覺得荒唐。還有人想把西洋的迷信輸進來，譯些鬼語一類的書，介紹些鬼相一類的無稽之談。迷信的人聽見了這種事情，一發高興，便想融合古今中外，造成一種東西合璧的鬼學。全國裏邊充滿了迷信的空氣，幾乎要把新近從西洋輸入的科學萌芽悶死了。科學是腳踏實地，要切切實實求出一種因果關係來，造成一種有條理的智識。迷信只是恍恍惚惚拿些不相干的事情聯合在一個地方，誤認做有因果關係；或者空空洞洞造出些幻想，不加合理的考驗，便認做實

在的東西。科學和迷信實在兩不相容，迷信盛了，科學便不能發達，科學發達了，迷信自然也便衰下去。

科學的發達本來是懷疑批評研究等作用的結果。我們見了一件自然界或人事界的事情，覺得奇怪，便起了研究的心思，要明白他的真相，找尋他和別的事情的因果關係。研究的時候，心裏一點成見也沒有，專以確實的經驗爲基礎，從事實裏尋出一條法則來。對於前人所定的法則，我們也常常懷疑，於是取一種批評的態度，批評他的真偽。倘然覺得有不妥當的地方，便自己加上些研究，發見一種更妥當的法則去替代他。科學取這樣的態度，所以能一天一天的進步。至於迷信，沒有別的本領，只會束縛思想，閉塞聰明。思想束縛住了，聰明閉塞了，科學的進步也便沒有希望了。因爲有迷信的人見

了一件事情，可以用迷信來解釋的，便不管他合理，不合理，糊裏糊塗用迷信去解釋。不會有懷疑的心思，那裏還會去研究？倘然遇到的事情不是社會上傳下來的迷信所能解釋的，富於迷信的人也只輕率從事，不能有一種精細的研究。因為這種人被迷信籠罩住了，養成了思想浮薄的習慣，精細的研究力早已消磨盡了，所以遇到了一個問題，不免隨便取一件似是而非的事情來做說明。迷信的結果，減少研究的心思，消磨精細的研究力，使科學永遠不會發達。迷信的害處豈不可怕嗎！

至於行為方面，迷信的害處格外明顯，格外容易看見。爲了父母的墳地，只利長房，不利二房，兄弟各爲自己的利益，做兄的要葬，做弟的阻撓，便打起架來，數年不肯罷休。爲了姑娘的命不好，硬不許兒子和她意中人結婚，害得

他們兩人失戀自殺，或雖不至自殺，少不了做一個終生不幸的人。這種殘酷的罪惡豈非全是迷信所造成的嗎？

迷信這件事情真是罪大惡極！要想科學進步，要想人在社會上做一個更有幸福的人，都非打破迷信不可。科學和迷信不能兩立，科學發達了，迷信自然會倒。所以要想打破迷信，普及科學是第一要緊的事。大家有一點天文學的常識，日蝕月蝕便算不了什麼災異，五星聯珠便算不了什麼祥瑞。豈但天文學是一種打破迷信的好工具，別種科學也都有這種效用。所以我常常想，我們倘然能編出各種通俗的科學書來，使大家得一點科學的常識，在社會上一定是很有益處的。心理學在這一點上——打破迷信——是和別種科學同樣的重要，或者更重要些。因為心理學不但能證明許多迷信的不合

於理，並且能把迷信的原因說明，使讀的人恍然大悟一切迷信的由來。我本來有過志願，要做一部通俗的心理學，竭力攻擊迷信，盡我一點打破迷信的責任。只因爲我又忙又懶，所以空有志願，到現在還不曾著手去做。

近來新潮社發行新潮叢書，勸我把登在新青年裏的關「靈學」和學術講演會的講演稿，心靈現象論和現代心理學，合刊一冊，作爲叢書中的一部。我想這三篇東西雖不算好，但於打破迷信上或者有點用處。我現在既不能做一部通俗的心理學，何妨拿這三篇來暫時替代，所以我便大膽答應了。這部書的目的在於用心理學上的學說來打破迷信，所以我便把書名定爲迷信與心理。

關「靈學」和心靈現象論兩篇本是爲打破迷信做的，所以處處對着迷

信下針砭。現代心理學一篇雖不過爲介紹現代心理學的思潮而作，然對於打破迷信也不能說毫無關係。因爲明白了生理作用和心理作用的關係，便不至於相信有鬼。明白了人心和動物心的差異，便不至於瞎想狐仙。雖不處處對着迷信下針砭，但對於打破迷信也未始無益，所以也把他刊在這部以打破迷信爲宗旨的書裏。

關「靈學」和現代心理學是比較的舊作，都用文言記載，現在暫依原文，不改白話，還望讀者恕我懶怠！

關於出版的事情，統由徐彥之君主持。徐君的盡力和好意，我是很感謝的。

民國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陳大齊。

目錄

序

闢靈學

心靈現象論

緒論

Automatic action

Telepathy

Telekinesis

結論

目 錄

—

三—

四五

七一

一〇〇

一二一

—

現代心理學

第一章	普通心理學	General Psychology	一一三
第二章	生理的心理學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一三一
第三章	實驗心理學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一四〇
第四章	變態心理學	Abnormal Psychology	一四八
第五章	差異心理學	Differential Psychology	一六五
第六章	兒童心理學	Child Psychology	一七三
第七章	動物心理學	Animal Psychology	一八二

闕「靈學」

一

近日上海有人設壇扶乩，取乩書所得彙刊成冊，名曰靈學叢誌。並設靈學會，以從事靈學之普及。吾所及見者乃該叢誌第一卷第一期，其內容之荒妄離奇，真足令人捧腹絕倒。（近來似已出至第七期，其荒謬與第一期等）據該誌所載，所設之乩壇曰盛德壇，由孟軻主壇，莊周墨翟二人爲之輔，下置「四乘十六司」。此種說話已屬滑稽之極，而某日「聖賢仙佛」臨壇時，各有題詩，周末諸子居然能作七絕詩，孟軻且能作大草，又李登講音韻，能知 *Esperanto*（世界語）之發音，此真荒謬離奇之尤者也。答吳稚暉先生音韻三篇，該會中人自謂惑人之力最大，足以使科學家信服者，據吾友錢玄同先生

言，亦復陳義膚淺，假使果有陸德明等鬼，斷不致作如此膚淺之文。此種荒謬之點，錢玄同先生別有詳論，見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隨感錄中，足以盡發妄人作偽之覆。至如該誌所載，某日陸俞二人同扶，請陳仲瑀之鬼到壇所說一段，則扶者之肺肝益昭然若揭，不待智者而後知其詐也。嗚呼！處二十世紀科學昌明之世界，而猶欲以初民社會極不合理之思想愚人，亦徒見其心勞而日拙耳。

二

吾今姑退讓一步，靈學會諸君皆係有道君子，誠實無欺，斷無作偽愚人^之理。卽以此項假定爲事實，靈學會諸君雖無作偽之意，猶不失有作偽之實。蓋扶乩等現象，假使果非有意作偽，在現今心理學視之，純屬扶者之變態心理。

現象，精神病者優爲之，固不待「聖賢仙佛」之降靈也。精神病者之胡言亂語，見神見鬼，精神病者自信以爲真，而非精神病者必笑以爲妄，何獨至於扶乩時之「聖賢仙佛降臨」而不敢妄之？嘗聞人說笑話，有藏金於某處者，自書其處曰：「此地無銀三百兩」，隔壁阿二見而竊之，更書於其傍曰：「隔壁阿二勿曾偷。」今假有人焉，見「此地無銀三百兩」而信以爲真，無藏金，見「隔壁阿二勿曾偷」而信以爲真，勿曾偷，則聞者必笑其爲至愚。乩書「亞聖到」而信爲真，孟軻，乩書「武松到」而信爲真，武松，聞無錫某處品壇曾有武松黃興同時降壇之事。此與信無金，信未偷者，又何以異？何獨不敢愚之耶？生民之初，人智未進，思辨力未發達，所見所聞，莫不信以爲真，不能反省而考察之，分析而研究之，迷信謬說之多，不足深怪。時至今日，智力既進，科學研究法亦漸備，乃猶欲法愚妄之行，詔詔

然以自建新學爲得意，不知深思力索，求一合理之說明，不亦大可哀耶！

要而言之，若扶者故作乩書，用以惑人，是有意作僞也。若純出於扶者之變態心理，扶者不自知爲己所書，而信爲真有「聖賢仙佛」，是無意作僞也。作僞均也，不過有有意與無意之別耳。有意作僞，是奸民也，無意作僞，是愚民也。假靈學會諸君而有意作僞，我無執法之權，惟有期其良心上的反省，不與之辯可耳。若其不然，果出於無意之作僞，則吾輩略有科學智識者，不可不聊盡提撕警覺之責。國有奸民，寧有愚民。今姑以君子待人，姑以扶乩爲非有意作僞。本此意旨，以科學之理解釋扶乩，以明扶乩之爲變態心理現象，而非真有「聖賢仙佛」之降臨。靈學會諸君或能因此稍加反省，不再鼓吹邪說，以蠱惑青年，不再摧殘科學，以種亡國之根，則吾之希望爲不虛矣。

三

乜何以能動，扶者動之也。誠實之扶者聞之，必譁辯曰：吾未嘗動之，吾非故作虛言，吾實未嘗動之也。誠實之扶者固未嘗自覺其動，然而動之者仍是扶者，不過是扶者之無意識的筋肉動作耳。此種動作雖於扶者爲無意識，然仍出於扶者之筋肉，仍以扶者爲動原。人生有許多自動作用 (automatic action)，如心臟之跳動，胃臟之消化，雖屬生理一方面，亦是自動作用。方其運行也，人未嘗以意志支配之，亦未嘗知覺之。故自動作用是無意識作用，扶者動乜之筋肉動作亦此種無意識的自動作用之一也。因是無意識作用，故乜之動雖原於扶者手臂筋肉之動，而扶者不自覺其運動出於彼也。

筋肉之能發無意識的自動作用，於施行催眠術時，例證頗多。術者或手持

有光輝之體，使被催者凝視，或以兩手按摩被催者之身體，爲法雖有種種，要之施術若干分鐘後，即可使被催者發生自動之運動。術者使被催者兩手向前伸直，且告以手勿用力，任其自然，不自作運動，亦不故意抵抗運動；於是術者予被催者以兩手接近之暗示，則被催者之兩手自能漸相接近，至兩手相合爲止，而被催者不自覺其動也。兩手既合之後，術者復予以兩手分離之暗示，則被催者之兩手又能逐漸分開，而被催者亦不自覺其動也。手雖運動，而動者不自覺，故爲無意識的作用。當此之時，被催者若意存抵抗，不欲運動，則運動便不能發生；惟心無雜念，處於純被動之位置，始能發現動作。以此知被催者之兩手運動雖不意識，純屬自動，非術者自以手動之，亦非術者役使鬼神以動之。扶乩者手之運動亦猶是也。

患 *hysteria* (歇斯推里亞病) 者，有時身體某部忽喪失感覺。今假有病者，其右手喪失感覺，雖刺之不知痛，抓之不知癢；試於右手及目之間，設物爲屏，使病者不能自見其手，乃以鉛筆納於右手之中，伺病者方注意他事時，竊以針刺其右手。右手本爲無感覺之手，雖刺不痛，况值注意專一之時，而刺戟又微，其不能知覺，固無待言。然而刺戟之後，其無感覺之手能作適當之反應。例如以針刺手三次，則手寫三字，刺五次，則寫五字。又或於病者之耳畔，低聲有所質問，其無感覺之手亦能作適當之回答。病者之手雖能運動作字，然病者不自知其所作何字，且亦不知其手有運動。扶乩者手之運動亦猶是也。

四

人手能發無意識的運動，方運動之際，不能自知，此理觀於上述諸例當可

明瞭。今更轉而論扶乩之必出於此種運動，並借西人實驗之例，以證明之。

與扶乩相類之事，泰西各國亦頗有之。有所謂 *planchette* 者，以木板爲之，狀如心臟，下有三脚，兩脚下有輪，故可推動，一脚中插鉛筆，可藉以留運動之痕跡於紙上。扶者置手於 *planchette* 之上，凝心息慮，則 *planchette* 能運動，有時且能作有意義之文句，而扶者固不自覺其動，亦不知其作何語也。又有以戒指或小球繫於線之一端，而以兩指夾持其他端，使線垂下，則線能作往來運動或廻旋運動，持者固亦未嘗有意使之動也。此種裝置，英人謂之 *pendulum* (魔擺)。若持擺立於中央，而四圍排列極大之字母，則擺能次第移向各字母，拚成字句，以答人問。昔羅馬之卜者嘗以此術愚人，遇有求卜者，則代禱上帝，藉擺之運動以宣神意。二千年前羅馬卜者之用意，與今日中國